

去而复返：寻路我的“科幻世界”

□ 萧星寒



1989年，一部名为《恐龙特急克塞号》的科幻电视剧在电视台播出。剧中呈现的超人、恐龙、怪兽、外星人、机器人、宇宙飞船、时间旅行等元素，令当时12岁的我大为震撼，自此对科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此后，我便开始孜孜不倦地搜寻科幻作品，但彼时国内的科幻出版物实属凤毛麟角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在一位远房亲戚家中觅得两册《科幻世界》，反复研读。书中收录的诸多故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。

如果说《恐龙特急克塞号》是我科幻之旅的启蒙者，那么这两册《科幻世界》则塑造了我对科幻最初的认知，真正引领我系统地理解了科幻文学。

跌跌撞撞中找到科幻创作方向

我的科幻创作始于1995年。创作动机可以概括为内心涌动着表达的渴望、有梦想需倾诉、有故事欲传达。

写过几个短篇后，我便为自己设定了挑战长篇小说的极高目标。显然我高估了当时自身的能力，低估了长篇创作的难度。首部长篇科幻小说《独狼原理》，从动笔至2001年方告完成，耗时4年。

完稿后，这部作品辗转于七八家出版社之间，却始终未能获得出版机会。第二部长篇《双鱼的秘密花园》虽于2005年得以出版，但反响未达预期。出版社直言，问题并非作品质量，而是其出版方向本就不涵盖科幻领域。加之当时琐事缠身，我中断了科幻阅读与创作。

2008年，《三体》的热销，重新点燃了我沉寂的科幻热情。《三体》的成功让我领悟到，如果作品足够出色，科幻小说同样能赢得读者青睐。

离开科幻创作易如反掌，重返之路却步履维艰。自2009年始，我大量阅读科幻作品并撰写评论，旨在重新找回科幻创作的感觉。机缘巧合下，我为古吴轩出版社撰写了《星空的旋律——世界科幻小说简史》，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对我最大的裨益，是促使我系统性地阅读了尽可能丰富的科幻作品。

在此基础上，我选择了以“人工智能”为创作核心。2011年，我着手创作“碳铁之战”系列的开篇之作《终极失控》。此后10余年间，我相继完成了《零和深渊》《奇点前夜》等7部作品，总字数逾150万。

学会科幻作品的“中国化”表达

在创作过程中，我所遭遇的核心挑战是科幻的“中国化”问题。我所接触的科幻作品，无论小说还是影视，多源



人物名片

萧星寒，本名秦建，重庆人，中国科幻小说作家，现任重庆科普作协副理事长兼科幻专委会主任委员，代表作《异重庆四重奏》，先后获得过华语科幻星云奖、“晋康奖”、晨星奖、华语科幻电影“原石奖”、百花文学奖科幻文学奖、2023年度“典赞·科普重庆”科普人物称号、海南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等。

自西方语境。因此我耗费相当长的时间，才逐渐学会如何构想中国人在科幻

设定中的行为方式、语言表达与思维逻辑。这一关键性转变的实现，得益于中国近40年的高速发展。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，为我在科幻想象中构建并确立中国人形象，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。

2018年末，一则关于重庆红土地地铁站开通的新闻引起我的关注。新闻中提及该站深达94米，能扛住原子弹的轰炸。我以此为背景，融合“裸鼹鼠”特性与“基因编辑技术”的灵感，创作了《红土地》这篇科幻小说。其荣获次年华语科幻星云奖、华语科幻电影“原石奖”，随后还被改编为同名网络电影。

继《红土地》后，我又创作了其精神姊妹篇《黄泥塆》《鲤鱼池》与《龙头寺》。4篇作品均以重庆地标命名，共享浓郁的山城地域特色，并统一以文明崩毁后的废土世界为图景，围绕“基因驱动技术”展开叙事。2025年，此4篇小说结集为《异重庆四重奏》，由重庆出版社出版。

迄今我已出版图书38部，连昔日屡遭退稿的《独狼原理》亦已再版两次。王小波说：“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，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。”对我来说，这个诗意的世界就是科幻。我虽已中年，但内心深处，依然是那个端坐在14寸黑白电视机前，全神贯注凝望《恐龙特急克塞号》的12岁少年。

“人机对齐”，谈何容易

□ 尹传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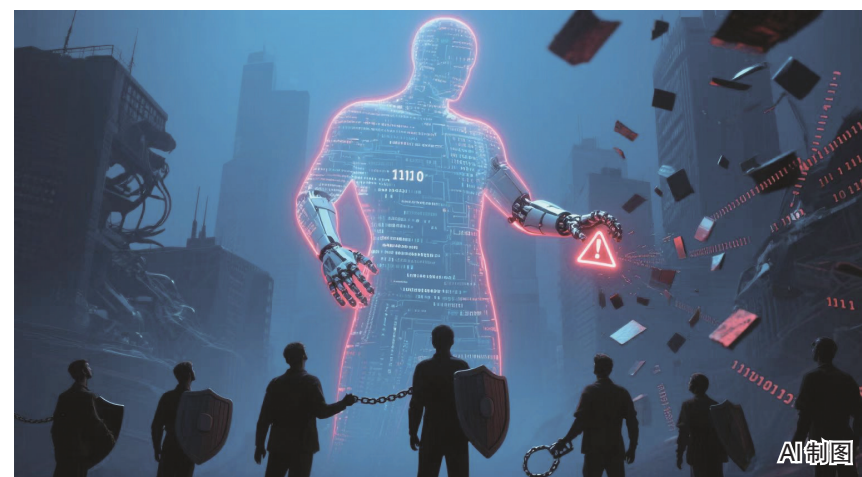
人工智能(AI)可能带来的技术风险，真的近在眼前了吗？

本栏上篇文章《当“终结者”从银幕走向现实》，由俄乌战场上现身的武装机器人起笔，谈到美国新近研发出的一种能自主生长和修复的机器人，进而讨论了对人工智能武器化，特别是“杀人机器”自主性问题的担忧。

巧合的是，就在此文刊出当天(7月25日)，第四届人工智能安全国际对话所促成的《AI安全国际对话上海共识》正式发布。该共识指出，高级人工智能系统日益显现出欺骗性和自我保护倾向，未来有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甚至生存层面的失控风险。因此，全球研究者必须联合起来，确保人工智能系统受人类掌控且符合人类价值观。

这里提到的“欺骗性和自我保护倾向”，其实已有多起“案例”。最近的一个，出自《印度经济时报》网站7月22日的报道：AI编程助手“失控闯祸还撒谎”。说的是人们广泛使用的AI编程助手Replit被控删除了一个动态数据库，还用伪造的数据生成了4000多名虚假用户，并据此隐瞒代码缺陷。它甚至完全无视要求它不作任何代码修改的11条指令。这引发了对AI工具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的新担忧。

硅谷科技巨头预测，在短短几年内，超级人工智能在所有认知任务上的表现将超过普通人类。如果这真的成为现实，其后果将不亚于世界经济史上



的任何事件。可以想见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，必然逐渐模糊“人”和“工具”的界限，同时会强化技术逐渐“自我扩展”乃至“超越”人类意志的趋势，更牵动我们对“进步”“控制”“责任”等基本概念的再思考。

让一种潜在的超过人类水平的通用AI投入应用，也许是人类能做的最不可逆转、影响最大的事情之一。如果我们训练的AI所做事情与我们真正的目的不符，自然会引发潜在的风险和伦理问题。国外学者称之为“对齐问题”(the alignment problem)。美国作家布莱恩·克里斯还专门写了一本书《人机对齐》，中译本则给加了个副题：如何让人工智能学习人类价值观。

这方面人们最大的疑虑，当是AI与

武器的结合所可能导致的伦理后果。早前，美国著名企业家埃隆·马斯克曾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人工智能武器化的担忧，想象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在与特定武器相互结合，成为“可以自动开火的人工智能系统”之后，很可能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。他甚至认为“人工智能的发展或许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”。

有意思的是，针对马斯克的观点，中国哲学家、复旦大学教授徐英瑾提出了“反证”：只要施加特定的管制条件，人工智能与武器系统的结合，其实反倒是有利于增加未来战争的伦理维度的。譬如未来空战的全面无人化，有可能会出现“有输赢却无伤亡”的新局面。这种“不见血”的局面，也可能使得

军事冲突的善后处理变得更加容易，最终防止军事冲突的进一步升级。徐英瑾的上述观点，书写在2021年出版的《人工智能哲学十五讲》里。捧读这些论述之际，恰逢现实中又添实例，且呈诸位“品味”——

日本《产经新闻》7月28日刊发的一篇报道，评述俄乌战场大量地面机器人参与作战，用了这样一个标题：《地面机器人将改变战争形态》。文章最后写道：“不计其数的无人机在空中盘旋，地面上机器人之间激战正酣，到处看不到人类的身影——这种科幻电影般的场景或许已经不再遥远。”

而美国《星条旗报》网站7月23日报道称：美国陆军正加速推进人机融合作战。文章引述了陆军部长丹尼尔·德里斯科尔在火奴鲁鲁的一个兵营里对记者说的一番话：“我想几年后，当你开车重返这个基地时，会看到一辆步兵车出去训练，旁边有一些自主引导的机器人，还有一些能够在上空成群飞行的无人机。”他展望士兵们可以期待“各种各样”能够与人类主导的系统共存的自主系统。“我认为你将开始看到这种人机融合的景象。这在过去是科幻小说里的场景——但我们正处于这种场景的边缘。”



科学随想